

從黑手黨的朋友那邊知道了情報之後，尤瑟開始跟蹤起了調查很久，讓自己家破人亡的那人，但不知道為什麼，才跟蹤到半路，那個人卻突然消失了。

花了一些力氣找回了那人留下的痕跡，他看見了奄奄一息的那人和另一個不認識的人。

沒有急著進到房裡，尤瑟小心翼翼的靠在門口，盡量讓自己不要發出一點聲音，觀察著裡面的互動。

看裡面的情形，應該不會是同黨.....難道也是他的仇人.....不知道對自己有沒有幫助？

原本應該寂靜無聲的房間卻在身後響起了細微的聲響與騷動，讓格蘭特毫不遲疑的動作頓時停了下來。緩緩收回舉著利刃的手臂，改為抵在男人身上輕輕一劃就能立即致命的部位。男人似乎鬆了口氣，臉上佈滿著無法自制的涕淚，像是重拾希望一般地死命用被深深劃了一痕的咽喉發出啞啞的求救聲。

而格蘭特則面無表情的側頭瞥向發出聲音的地方，「.....是誰？」

「嘖」沒有想到自己這麼快就被發現，尤瑟很乾脆得直接走了出來。

厭惡地看了一眼那個向自己求救的人後，他看向一旁發現他的那人，將手環在胸前，有些不開心地問道：「你又是誰？」

——小孩？格蘭特鎖緊眉頭，這種地方怎麼會出現小孩？仔細打量著毫不遮掩就直接從門後走出來的男孩，他並沒有遺漏剛才從男孩臉上閃過明顯對於自己這個方向的人的厭惡，是在厭惡自己呢？抑或是手上這個男人？

「.....這裡不該出現任何人，你為什麼在這裡？」並沒有回答男孩的問題，格蘭特眯眼，用手中的利刃壓了壓男人滿是血汗的皮膚，讓乾涸的血跡上又重新染上溫熱的血液。

「.....我為什麼不能出現在這裡？」斜眼看了眼對方，身手指向一旁的人，「我來殺他的。」

反正人都快死了，也不怕說出來。

「喔？」將視線移到手上幾乎已經要嚥氣的男人身上，格蘭特想起行動前所查閱過所有有關這個集團和男人的資料，而眼前的站的這個男孩，大概就是裡面其中一件的受害者吧？

重新將視線回到臉上難掩憤恨情緒的男孩身上，格蘭特不動聲色，只是平靜的望著他，用毫無起伏的音調輕輕問了句：

「那麼、你想要親自動手嗎？」

才剛殺過人的戾氣在身體裡散不去，似乎也影響了他的思考與言行，格蘭特聽著自己的聲音問著一個年幼的孩子，你、要自己殺了仇人嗎？

「當然，」沒想到對方會問這樣的問題，尤瑟用看著笨蛋似的眼神看著對方，「不然我來這裡做什麼？」抽出藏身的匕首走上前靠近那人，「我看你似乎也是要殺他的人，應該不會阻止我的，是吧？」

說著，舉起匕首。

「……………」格蘭特靜靜的看著那個孩子走上前，用細瘦的手腕握著沉重的匕首，毫不遲疑的高高舉起……——

等待已久的機會就在眼前，尤瑟沒有打算等待一旁那人的任何回應，毫不猶豫地將手中的匕首向前刺去。

然而在刀尖刺進對方喉尖，鮮血沿著刀鋒從傷口流出的同時，尤瑟卻突然感到一陣恐懼——不可能！不可以害怕！你是為了什麼站在這裡！不是差一步就能報仇了嗎？快動手呀尤瑟！

「……………」

「……好了，你辦不到的。」

從旁伸出手，格蘭特握住男孩冰冷還微微顫抖的手腕，溫熱的掌心貼著透著涼意的肌膚，輕微的力道讓刀尖再也前進不了分毫。

從方才就在一旁無聲地看著那雙眼睛裡的仇恨燃燒著，直至熄滅甚至被死亡的恐懼所覆蓋。

「你叫什麼名字？」這個男孩的精神狀況大概正處於有些危險又脆弱的狀態，格蘭特緩下聲來轉移他的注意力，問著。

手腕僵硬的被握住，尤瑟瞪大眼愣著。似乎溫暖的手讓他的懼意漸漸消失，但胸中懷著的那股仇恨卻讓他的怒火加劇，然而他卻不知道，那憤怒究竟是因為自己的恐懼還是因為旁人的阻止。

「做什麼！不要管我！」沒有聽進對方的話，想推進自己的手卻發現一動也動不了，尤瑟瞪向抓住自己手腕的人吼著。

「你覺得你現在刺得下去嗎？」平靜地反問已經有點情緒失控的男孩，格蘭特語調平緩卻隱隱約約引導著男孩的思緒，就像是在誘導一般，「而且即使你不動手，他也快要死了…」

掃了一眼幾乎已經像具屍體的男人，血也大概快流光了吧？其實他並沒有義務繼續留在這裡和一個陌生的孩子交談的，今夜的任務也算是失敗了。到底是為什麼呢？格蘭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或許、是戰爭的緣故吧？

「我可以！」雖然這樣吼著，但原本緊握著匕首的手卻顫抖了起來，「我……可以……，一定可以……，必須要親手……」明明就在眼前了……一定要……

『匡噓』一聲，尤瑟不可置信的看著匕首從自己顫抖的手上掉落，心中掙扎著要撿起匕首，卻發現視線越來越模糊，找不到那近在眼前的武器。

明明還只是個孩子，和席利亞、里昂、阿爾文他們差不多大的孩子而已...格蘭特嘆了口氣，略為猶豫了一下，還是伸手抱住眼前看起來不過十一二歲的男孩，安撫的拍著不斷顫抖的削瘦肩膀。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尤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現在的感覺，模糊的眼看著空蕩蕩的手。

他失敗了，在最後一刻。

明明準備了這麼久、用盡了一切方法、不擇手段就是為了要找到這讓自己家破人亡的凶手，然後親手為他們、為自己報仇.....他恨他最後一刻的膽怯、恨自己的沒用。

他開始感到茫然，自己過去所做的努力沒有了結果，他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甚至不知道該不該繼續活著.....

一雙手將自己納入了懷抱，顫抖的身軀靠在對方身上，淚水浸濕了對方的衣襟。突然地，尤瑟用力的抱住了對方，甚至將頭埋進了對方的衣服中。

其實他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家人，當被那溫暖的懷抱包圍住的同時，就好像曾經家人們正擁抱著自己般，那樣的溫柔、小心。尤瑟忍不住抱緊那人，然而脆弱的他已經分不清對方到底是誰了，只是一味的害怕又失去了這樣的溫暖，哽咽著、顫抖著、緊抓著永遠不想放手了。

「想要.....回家.....尤瑟.....想要回家.....為什麼大家.....都不見了.....」

被男孩用力地抱住，聽著他語無倫次的哽咽聲，格蘭特摸摸埋在自己肩上男孩的後腦，思索了一下，便直接將男孩抱起，面無表情地看了確定不能夠再動彈的男人一眼。

男人勉強地抬頭望向格蘭特，卻只見他毫無溫度的勾了勾嘴角，轉身朝門外走去.....然而、在經過放置在地上的油燈的時候，輕輕的一腳踢翻。

木質地板染了漏出來的燈油與赤紅色的火光，男人伏在地上急劇收縮的瞳孔映著兩人走出去的背影，直到完全淹沒在滿眼的火焰當中，看不見為止。

尤瑟感到很累，眼中原本不停流出的淚水慢慢停了下來，意識逐漸模糊的他感覺到自己似乎被誰輕輕的抱起。勉強撐起了疲憊的眼皮，看著自己緩緩被帶離剛才所站的屋子，應該要殺死的對象在地上奄奄一息得看向這裡，然而尤瑟卻發現自己一點都不想動。

不想要再繼續了，只想要待在這個溫暖的懷抱裡，就像跟媽媽撒嬌一樣，賴著、說自己不想做了，然後、一切都會結束。

一陣火光從地上竄出，吞噬了眼前的一切，尤瑟終於忍不住緩緩閉上了雙眼，沉沉地睡去。